

生活在别处，他们找到了艺术的盛放之地

这些世界角落因艺术大师的栖居而声名鹊起

本报记者 范昕

米勒选择了巴比松，莫奈选择了吉维尼，梵高选择了阿尔勒，高更选择了塔希提岛，马蒂斯选择了丹吉尔，达利选择了利加特港……故乡不能选择，栖居地却是可以选择的。在你所意想不到的世界角落，艺术大师曾驻足停留，少则一年半载，多则数十年、大半生。

这些世界角落与这些艺术大师，谁成就了谁？生活在别处，不少艺术大师找到了灵感的爆发之地，艺术的盛放之地，甚至是精神的原乡。而因为艺术大师烙下的印记，很多原本寂寂无名的地方如今闻名遐迩，吸引着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“朝圣”。

高更在塔希提岛：自由地去爱，去歌唱，找到饱满的生命哲学

1891年春天，43岁的高更从马赛出发，独自一人到南太平洋上的蛮荒之地塔希提岛（又名大溪地）去。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远行，高更出售了30件作品筹集路费，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在巴黎伏尔泰咖啡馆主持宴席为他饯行。在南太平洋岛屿，高更一待就是十多年，直至生命尽头。这里的异域风情与土著女子，让他找回绘画的激情和冲动，留下绘画生涯最灿烂的一笔。时至今日，这些画作还在以肆无忌惮的色彩、野性神秘的气息刺痛着人们的眼睛。

曾经的高更，是巴黎的一名证券经纪人，稳定安逸，收入颇丰。35岁那年，他却不再靠谱地选择成为前途未卜的全职画家。有生之年，高更算不上十分成功的画家。尽管他混在印象派的队伍里，参加过4次印象派画展，但身份始终边缘——莫奈不愿与这位“信手涂鸦的家伙”握手，艺术评论家称他只是跟在毕沙罗后面的业余画家。

赴塔希提岛以前，高更就曾脱离印象派，在法国境内的布列塔尼、阿尔勒等地开始漂泊的绘画生涯了。最终诱惑他流浪到天涯海角的导火索，可能就是梵高，是与梵高的交往加剧了高更对现实的恐惧和对与世无争世界的向往。在阿尔勒，高更与梵高共同度过惊心动魄的62天、酿成轰轰烈烈的“割耳事件”以后，分道扬镳。梵高走向他愈加疯魔的纯粹世界，高更则开始了在塔希提岛的自我放逐。临行前他曾表明心迹：让其他人去拥有荣誉吧！我只追求安静平安，法国的高更从此逝去，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……我终于获得了自由，不需要再为金钱而奔波忧虑了，我将能够自由地去爱，去歌唱，去死亡了！

初踏塔希提岛，强烈的阳光、浓密的森林、头戴花环有着小麦色皮肤的女人们，原始与未开发的纯真都令高更沉醉。在这里，他建了一间原始

竹屋作为自己的工作室，按照当地习俗娶了土著少女特哈玛娜为妻，劳作、画画、书写……这是他的流金岁月。在他于塔希提岛留下的日记中，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：我离开是为了寻找平静，摆脱文明的影响。我只想创造简单，非常简单的艺术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，只看野蛮的事物，像他们一样过日子，像小孩一样传达我心灵的感受，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的表达方式。

梵高在阿尔勒：追寻太阳的足迹，将调色板上的亮度不断上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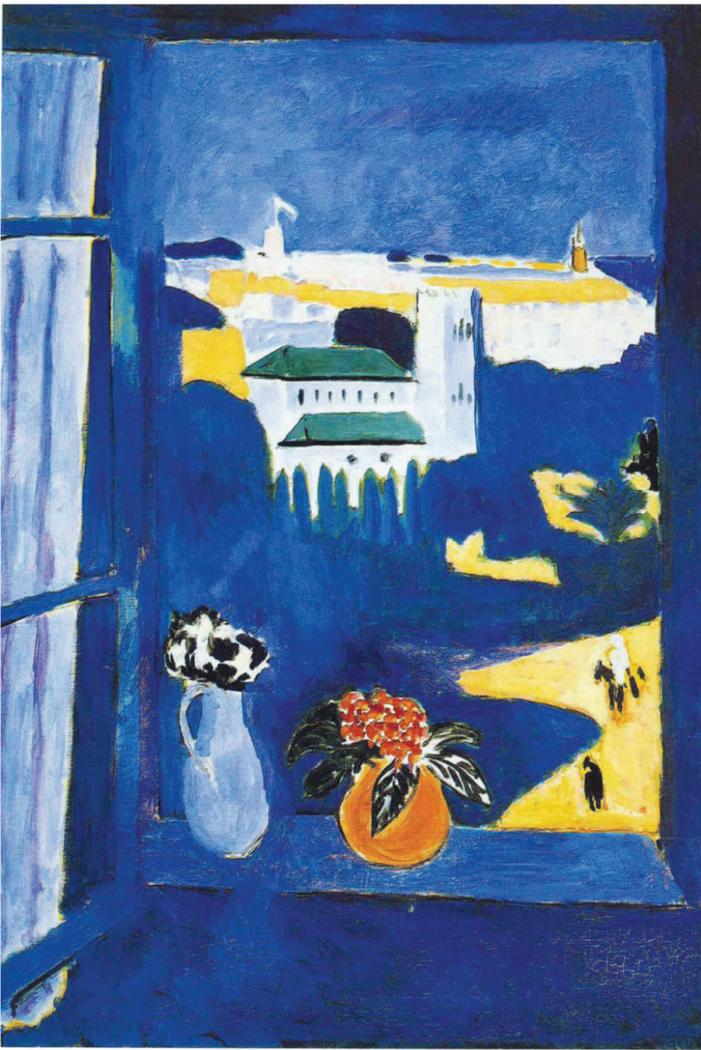
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镇，梵高度过了一年又3个月。梵高艺术创作生涯最璀璨的火花，却正绽放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，留下200多幅画作，包括《向日葵》《自画像》《播种者》《阿尔勒的舞厅》《夜间咖啡馆》等名作。

1887年秋天，出于对巴黎社交生活的厌倦，梵高决定离开。他认为自己不是城市画家，他的天地在田野与荒地。梵高想要寻找的，是一个有着灿烂太阳的地方，一个能将其调色板上亮度不断往上调的地方。他心里有团熊熊燃烧的烈火，随时窜出来呼应太阳的升腾。有人建议他去阿尔勒，说那里的景色与非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阳光充足，干燥少雨，是画家们的天堂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能经得住阿尔勒太阳炙烤的画家。

梵高是1888年2月到达阿尔勒的。这里的阳光果然猛烈、刺目，似乎将一切照透，映出了万物的本质——一种通透的、灿烂的、蓬勃的生命本质。这给了他空前的喜悦与无限的灵感，梵高的创作进入“疯狂”，就像盛开的果树、开满黄紫相间小花的田野、繁星闪耀的夜空、成熟的麦田等等，四季更迭的种种景致都令他感叹“根本无法抗拒继续创作的诱惑”。渐渐地，他找到了一种既属于阳光也属于他自己的颜色——夺目的黄色。

在阿尔勒租住的“黄房子”，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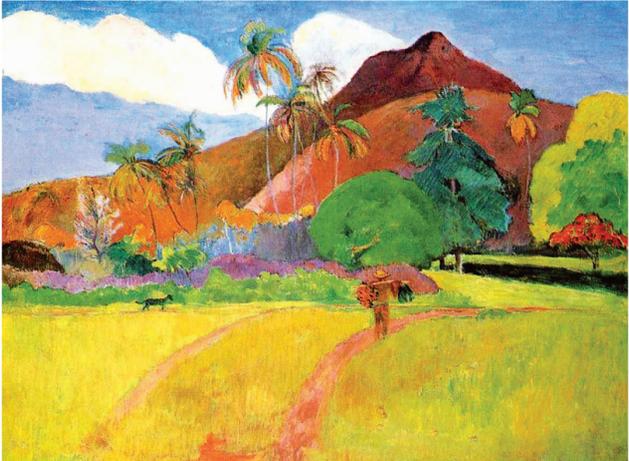
今日此地：弗洛姆广场上梵高画作《夜间咖啡馆》中的那个黄色咖啡馆，如今已经重建并改名为梵高咖啡馆。梵高割掉自己耳朵之后逃避疗养生活的那家医院，如今辟为梵高艺术中心，花园的花井格局维持着梵高画中的模样。



▲ 马蒂斯在摩洛哥丹吉尔法国大酒店画下名作《窗口望去的风景》



▲ 阿尔勒的田野风光被梵高用画笔定格在《阿尔勒的鸢尾花》



▲ 高更在塔希提岛留下的画作至今还在以肆无忌惮的色彩、野性神秘的气息刺痛着人们的眼睛，其中就包括这幅《大溪地之山》。



▲ 莫奈的吉维尼不是只在人们熟悉的“睡莲”系列、“日本桥”系列、“紫藤花”系列中，还有这幅《春天的吉维尼》呈现的明媚春光。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）

达利在利加特港：画中的梦境、笔下的扭曲，原来都有迹可循

西班牙的小渔村利加特港距离达利的故乡菲格列斯，并不算远，它们几乎只隔了一座圣皮埃山。利加特港的波涌云诡、怪石嶙峋，却与菲格列斯稍显平淡的景观迥然相异。在利加特港南面一座傍海的古怪屋子里，达利度过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，与他一生的挚爱加拉。他大概也不曾想到，日后正是这里的风景激发了自己最为奔放的想像力——原来达利画中的梦境、笔下的扭曲，都有迹可循。

达利与加拉是私奔到利加特港的。加拉比达利大9岁，初初与达利见面时，她还是一位法国诗人的妻子。达利的父亲当然怒了，写信通知将他逐出家庭，并找来木工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现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日子有世外桃源般的浪漫，现实也提醒着他们，这里是世上不毛之地中的一块，用达利自己的话

说，“早晨是充满朝气的阳光，傍晚却是令人心酸的悲哀之感”。除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移居海外，从1930年直至1982年加拉去世，达利每年都要在利加特港的小屋住上很长一段时间。达利曾在自传中写道：“我了解它的各个角落和隐蔽之所。我记得它的小湾，它的涯角，它的峭壁的形狀，我在这儿留下了我整个感情和爱情生活的印迹。”

事实上，达利在利加特港留下的还有很多名作。他不少画中的梦境、笔下的扭曲，原来有迹可循，那正是利加特港特有的风景。利加特港有个叫做十字架海角的地方，在风和海的侵蚀下，海边的天然岩石不仅陡峭，还被雕刻成狮子、骆驼、鹿等千奇百怪的形状，这道颇有辨识度的海岸风景线激发了达利最天马行空的想像力。达利的名作《永恒的记忆》中，远景的峭壁就来自利加特港。而在他名为《利加特港的圣母》的作品中，加拉的形象也置身于利加特港的风景中。

莫奈在吉维尼：养花侍草造园，对光线的研究达到极致

距离巴黎仅有70公里的小镇吉维尼，位于爱蒂河与塞纳河交汇处，有着明媚的风光。莫奈在这里安享晚年。1883年4月的一天，莫奈乘坐从维尔依到加斯尼的小火车，途经山花烂漫的吉维尼，就像“一见钟情”的少年，欣喜若狂。他冲动地租下一幢小屋，将全家搬迁于此，一住竟是40多年，直至去世。

莫奈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不是他的画，而是依照自己的审美在吉维尼一手造就的新家——吉维尼花园。在这里，他过着养花侍草的“花痴”生活，依照花木自身的生长形态来设计花园，也格外重视色彩的协调性，园子里高低错落、不同色调的植物摇曳

出自然的视觉动感。他甚至考虑花的生长期，以便花园一年四季有花可赏，时时充满生机。挖坑引水，种树修桥，莫奈还将早年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水和花卉集合在一起，建造了一个绝妙的水上花园。这里静谧、悠远，湖里种满了睡莲，岸边则是垂柳和竹林，绿色小桥架于如镜的池水之上，天光水影构成心目中理想的印象。

今日的此地：如今的吉维尼因莫奈的花园而闻名，昔日的莫奈故居成了一座博物馆，保持着艺术大师画中的样子，每年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观光。

马蒂斯在丹吉尔：画风突变，别样的才思被异国文化激发出来

1912至1913年，马蒂斯两次前往北非的摩洛哥，总共停留了7个月，其中在摩洛哥北部古城、海港丹吉尔留下最多的足迹。1910年冬赴西班牙伊斯兰文化区时所受的吸引，促使马蒂斯决意到更远的摩洛哥深入探索异域风情，以期异国文化激发出自己别样的才思。

摩洛哥之行对马蒂斯的创作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创作出24幅画作和不少图纸，在画布上尽情挥洒着对混杂辛辣阳光、咸涩海风的异国风情的热爱。在摩洛哥，马蒂斯的画风发生了突变。他开始把纯黑作为一种光的色彩来使用，而非黑暗的色彩，用色变得极其大胆。这是他捕捉重塑摩洛哥阳光的方法。受到摩洛哥文化的影响，马蒂斯也热衷起结构、线条和纹样。有人说，摩洛哥留给马蒂斯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彩色的国度和激动人心的风景，同时也是他精神性的体现。

到达摩洛哥，马蒂斯才意识到找到一个女性模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——伊斯兰妇女都是披戴面纱的。终于，一位名叫索拉的妓女愿意充当他的模特。尽管索拉愿意裸露自己的身体，马蒂斯却选择让她身着保守的服饰，用审慎的姿势端坐在画布前。除去对性主题的依赖，马蒂斯被认为迈出自身早期现代主义中突破的一大步。

这一时期马蒂斯的风景画也呈现出超脱世俗的宁静。《窗口望去的风景》中，窗台上摆放着两盆植物，窗外蜿蜒伸向远方的小路，稀疏的行人，隐在茂密树林的房子，无不让人嗅到空气中的宁静气息。在《摩洛哥的咖啡馆》，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画中人，或坐，或躺，或凭栏，或望着鱼缸中的金鱼，这似乎反映出马蒂斯心中的理想——创造一个愉悦、和谐、优雅的世界。

米勒在巴比松：在袅袅升起的炊烟中，收获艺术创作的硕果

米勒1849年来到巴比松，一个巴黎南郊约50公里处的森林村落。本想住几周，结果举家迁来，一住就是27年，直至自己生命终了。此前12年，米勒在巴黎过着“水土不服”的日子：穷困潦倒，常常被讥讽为“乡巴佬”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画一些迎合市场自己却毫喜爱的题材，也曾因罹患热病一度濒临死亡。一天，他偶然听见一位路人正指着橱窗前自己的一幅画作对身旁的朋友道：“这就是那个除了画裸体，别的什么也不会画的米勒。”这话犹如当头棒喝，米勒决意改变。

而巴比松像是米勒重生的起点。质朴的田园风光与日常的生活情趣，才是属于他的精神原乡。在这里，米勒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农夫生活，享受到一种真正的乐趣。对于这段生活，米勒曾经这样自述：“我不知道圣母院与市政府办庆祝大典是何等盛大，但我喜欢简单隆重、不甚铺张的生活。对于一个赶回家的疲倦农夫来说，看到自己家屋顶上的烟囱在晚霞中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还有在偶然的某个傍晚看到的落日余晖和云端闪烁的星光，在草原上晃动的人影，听到马车的辘轳声，流动商贩的音乐与大家所宠爱的许多事物，是多么幸福啊……”

巴比松更是让米勒迎来艺术创作上的春天。《播种者》就是他落脚巴比松之后创作出来的第一幅激动人心的作品，只见苍凉的麦田里，播种者阔步挥臂，撒播着希望的种子。之后的《拾穗者》《晚钟》《牧羊女》等作品也都因表现人与土地、与生存的气息相关，获得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性。

今日此地：巴比松的很多房子如今成为了画廊，展览着当今流行的各种风格流派的绘画。很多房子的外面都刻有石碑，标注某位著名画家曾经住在这里，其中米勒故居保留得最为完整。